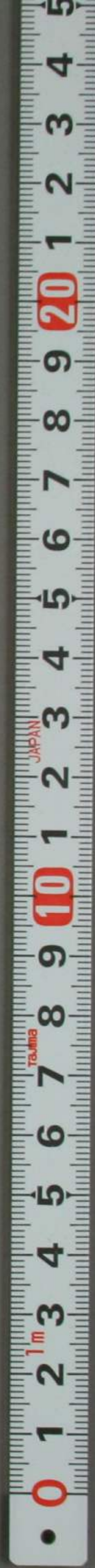




乙 69, 16
ル
3. 12

特別
ハ 21
2772
16

十六



門 21
2772
卷 16

飛龍傳

第五十七回

鄭子明斬將奪關

詩曰

高懷亮貪功殞命

廣場城破樂初休

彩纛高於百尺樓

大將氣雄爭起舞

管絃迴作大纏頭

去處長將決勝籌

迴迴身在陣前頭

賊城破後先鋒入

看着紅衣不忍收

右錄王建詩二首

話說趙匡胤見皇甫暉退保滁州斷橋自守遂令馬

第五十七回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購求

全義率領所部之兵乘彼未定。取木作筏渡河掩擊。自率大軍繼進直抵滁州城下。揚旗吶喊。搥鼓討戰。皇甫暉登城說道。人各爲其主。願容我成列。然後與戰。休逼太甚。匡胤笑道。旣汝自己討饒。姑寬汝須臾之死。卽令人馬暫退一箭之地。皇甫暉披掛完全整頓。軍馬而出。兩陣對圓。周陣上匡胤親出。左有馬全義。右有張瓊。唐陣上皇甫暉出馬。匡胤指道。汝若講時務。早獻滁州富貴。可保不然。身首異處。何益之有。皇甫暉大怒。舉鎗直取匡胤。馬全義接住廝殺。戰不數合。皇甫暉力怯回馬敗走。馬全義趕到門旗之下。

手起一刀。砍落馬下。周兵見馬全義得勝。乘勢殺來。唐兵大亂。姚鳳倉惶欲走。被張瓊赶上。生擒而回。大殺一陣。得了滁州。差人報捷。世宗知滁州已得。卽差學士竇儀至滁州查點府庫錢糧。竇儀領旨入的城來。將府庫錢糧一一造冊明白。候駕到來陳奏。此時趙匡胤差人來取金帛綵緞。賞賜軍士。竇儀不肯對差人道。初破城池。卽傾取府庫。是非所利。况吾奉旨載冊。已係官物。若非詔書所命。不得取也。差人告知匡胤。匡胤嘆道。竇公忠義。吾豈敢動其一二乎。於是悉歸世宗。世宗下旨。以破滁州。實出南宋王之功。盡

將庫中之物賞賜匡胤。竇儀奏道：趙元帥忠勤王室，豈肯獨受其賜？陛下宜均頒恩命，使將士盡得以沾澤也。世宗依奏，卽着竇儀將庫內財帛等物賜南宋王及將士三軍，軍士均受恩澤，各各歡聲如雷。匡胤又荐趙普，世宗卽命趙普爲滁州知州。匡胤與趙普日相講論，甚是投機。嘗問以治天下之道，趙普對答如流，言言中竅。匡胤甚喜，凡事質問，趙普盡心問陳，剖決皆得其宜。時陣土所擒南唐將士，匡胤盡欲殺之。趙普勸道：國家多事之秋，英才難得，元帥何不釋之，以爲已用，誠能推赤心以待之，寧彼肯忘其德乎？

匡胤點頭稱善，於是先放姚鳳及勇猛數十人，然後盡放其餘，後人有詩讚之云：

一語相投利斷金，君臣從此兩同心。

降俘釋放誠堪用，獨羨當年德澤深。

世宗駕入滁州，匡胤與衆將朝見。世宗慰之道：克城之功，一御弟居首，他日名垂竹帛，誠不朽也。幸今威名日盛，可進兵掃平南唐，以慰朕望。趙匡胤領旨，整備進兵。不一日，唐主差牙將奉書到滁州請和，其書云：

唐皇帝奉書：思自交兵始戰以來，彼此俱損，均

非其利。自今以後。願各息兵和好。以兄事之。周歲輸財帛。以助軍資。

世宗見書詞不遜。召匡胤商議。匡胤奏道。今陛下聖駕已入唐境。李穀等諸將屯據險要。惟揚州一帶地方兵力脆弱。遣輕騎襲之。一鼓而下。那時陛下耀武揚威。金陵必卑遜迎降矣。世宗聽奏大喜。即下旨元帥施行。匡胤下令。差韓令坤領兵五千。襲取揚州。令坤接了令箭。臨行。匡胤謂之道。將軍此去取揚州。勿得殘害百姓。凡李氏之陵。在揚州者。令人守之。不可容人發掘。令坤領命而行。兵至揚州。揚州士民各各

心驚胆裂。守城兵卒先自奔逃。守將馬延曾倉惶無策。走入後堂。削去鬚髮。披上僧衣。從南城逃脫去了。城中士民無主。開城納款。令坤引兵入城。傳令兵士不許擾害民間。如違令者斬。於是揚州百姓安堵如故。不犯秋毫。令坤差人奏知世宗。世宗得奏大悅。詔令匡胤取泰州。匡胤領旨進兵。往壽塘關而來。離關數里。放炮安營。壽塘關守將王豹。這日正坐中堂。只見探子進來。報道周主差宋王趙匡胤領兵前來犯界。元帥速爲定奪。王豹聽報。即令兵將守護城池。過了一宿。次日兩邊各自開兵。王豹乃是步將。用的一

條鑲鐵棍。有萬夫不當之勇。腰下掛着兩個銅鈴。練就的一隻馬驢般的大犬。上陣傷人。十分利害。軍中稱爲鐵棍神犬將軍。當日領兵出關。與周營相對。兩邊各擺陣勢。王豹躡步當先討戰。周營中有右營總兵吳輪上前道。未將願見一陣。匡胤許之。吳輪出陣。與王豹各通姓名。交手就殺。二人戰有三十餘合。王豹抵敵不住。回步便走。吳輪拍馬趕來。王豹便向腰間取出銅鈴。連搖幾搖。只見陣後一隻大犬。跳將出來。將吳輪咬住。只一扯。跌下馬來。被王豹一棍打死。取了首級。藏過了。犬復來討戰。探子報入營中。匡胤

大驚道。怎的就被他傷了。探子道。對陣步將。使鐵棍。與吳總兵交戰。他敗了。吳總兵追去。他便放出惡犬。把吳總兵咬下馬來。被他打死。匡胤大怒。問誰人敢去擒他。鄭恩應聲道。小弟不才。願見一陣。親斬王豹。與吳輪報讎。匡胤道。三弟出去。須要小心。鄭恩道。前在孟家庄上。鹿精尙被咱打死。今日有兵有將。何懼一狗耶。遂卽出營。分付家將道。汝等見了狗怪。須要一齊上前。亂刀砍死。家將依允。鄭恩來至陣前。大罵賊將。怎敢把我大將打死。你快快出來。伏罪抵死。咱便饒你。王豹大怒。掄動鐵棍。劈面打來。鄭恩舉刀迎

住便殺。二人戰有一千餘合。王豹氣力不濟。轉身就走。鄭恩不知好歹。隨後追來。王豹又取銅鈴。搖了兩搖。只見那隻大犬。仍從陣後縱跳出來。向着鄭恩便咬。鄭恩說聲不好。急急揮刀去砍。早被那犬躡上一口。咬住了右臂。鄭恩大叫家將們快來。誰知鄭恩追趕已遠。家將們一時飛走不及。那王豹見犬已咬住。即忙舉起鐵棍。望鄭恩頂門打將下來。鄭恩招架不及。只把頭一低。心中慌急。只聽一聲响。唬泥丸宮一道黑光冒起。見有一隻黑虎。張牙舞爪。抓住了鐵棍。王豹一見。唬得心驚胆怯。望後便走。那大犬見了黑

虎。尿屁直流。滾倒在地。正值家將趕到。一陣鎗刀。砍做肉泥。鄭恩歸元醒轉。見犬已死。又見王豹退在門旗之下。呆呆的看。鄭恩心中大怒。不顧臂上疼痛。縱馬趕殺過來。王豹只得接住。抵敵戰不數合。大敗而走。鄭恩是坐馬的。追得甚快。將及關前。王豹步行不迭。早被鄭恩用力一刀。分為兩截。正是

空有安邦定國志。眼前人獸一齊亡。

鄭恩既斬王豹。領兵取關。守關副將見主將已亡。俱各開關歸順。兵馬進壽塘關。住札。匡胤聽知鄭恩取了壽塘。心中大喜。一面報於天子。一面統兵進關。計

點降兵一萬。盛甲兵器無數。當日出榜安民。查盤府庫。又上了汝南王功分付軍士收葬吳總兵尸首。養馬五日。然後整兵征進。至第六日。匡胤留將守關。自率大兵來取鳳祥關。却說守關將叫做花鎗將劉猛。這日正在公堂理事。有巡城將校報道。城外有數百敗兵逃來求救。劉猛道。何處來的。將校答道。他說壽州逃來的。劉猛道。既如此。可放他進來。編入隊伍。分付守備查驗。編管了當。又撥兵士嚴禁守城。且說匡胤兵至鳳祥。離關十里安營。諸將參見已畢。匡胤問道。誰敢領兵去取此關。有正印先鋒高懷亮上前道。

小將自到南唐。寸功未立。今願領所部人馬去取此關。匡胤道。若得將軍一行。此關必然下也。懷亮辭別出營上馬領兵。直至關前討戰。報馬報進城去。劉猛點兵而出。兩邊各立陣勢。不通姓名。交馬便戰。約有三十餘合。懷亮暗取夾鎗。照着劉猛。喝一聲中。只一夾鎗。正中劉猛肩窩。翻身落馬。懷亮再復一鎗。結果了性命。揮動人馬。沖殺過去。南唐兵大敗。四散而走。周兵乘勢搶了鳳祥關。懷亮進關。出榜安民。賞軍查庫。差人報捷於元帥。匡胤得報。具奏世宗。然後領大兵進了鳳祥。懷亮參見。匡胤大喜道。將軍克取此關。

其功不小。遂上了功勞簿。當時停兵在關。候備征進。適有軍政司上前稟道。軍中兵多糧少。如何給發。臣亂心甚。就憂具表奏知世宗。世宗急與羣臣商議。一時無策。有一臣姓楊名子祿。上前奏道。臣聞此處有一銅佛寺。內有丈六金身三尊大佛。不如借此法身開局鑄錢。散與軍士行用。待平了南唐。鑄還佛像。此亦救急一時之策也。世宗依奏。又有一臣奏道。不可。陛下若依此言。壞佛像以鑄錢。恐獲罪愆。於國家不便。世宗道不然。朕聞佛祖當日現身說法。尚割肉喂鷹。捨身喂虎。何況銅像。特觀瞻之具乎。即傳旨召取

工匠開局鑄錢。與銀搭發行用。不道這錢有周朝年號。南唐不得通行。况周兵又是將銀藏下。止用新錢。南唐百姓恐周兵去後。此錢何處使用。一時民間受累。各有不平。時有一人名叫王德盛。開張布店爲業。這日因周兵買布。強將新錢行使。竟取布疋而去。王德盛氣忿不過。藏了利刃。來到局中。閃在傍邊。思欲行刺。匡胤端坐中間。兩邊站立文武。正在發錢。那王德盛往旁邊偷走上去。却被匡胤看見。喝聲家將們。這人來得古怪。與吾拿下。兩邊一聲答應。走出幾家將來。將王德盛拿住。身邊搜出利刃。把他綁了。推

上來稟道。此人係是姦細。身邊現有利刃。候千歲發落。匡亂看他面有殺氣。况又立而不跪。遂喝問道。汝是何人所使。暗藏利刃。欲刺何人。王德盛大喊道。昏君昏臣。上明不知。下暗爾等。只圖天下不顧百姓。死活。古人云。民乃國之本。爾無錢。與百姓何干。將銅佛鑄錢行使。倘日後爾等去後。此錢何處去用。爾等縱兵強買貨物。只把此錢推抵。將我們血本擔擱。何以為生。故此特地前來殺你。不料被你拿住。這是我命該如此。聽憑你狗王將吾怎樣處治。匡亂聽了大怒道。你這該死刁民。這是萬歲旨意。那錢上現有天

子國號。怎麼不用。若乎子南唐是有收錢之法。你這厮反來行刺。理法通無。若不將你斬首。此錢如何用得。通行叫左右將他拿出局門。斬首號令以安百姓。一面奏知世宗。收爐停鑄。一面撥將鎮守鳳翔關。然後發兵攻取徐州。那徐州守將姓丹名托。稱為丹令。公有二子。丹鑾。丹鳳。及手下一班戰將。都是驍勇無敵之士。管轄兵馬三萬。鎮守此關。這日正與二子商議。周兵來伐之事。有探子報人道。前關王豹劉猛。俱皆戰死。關梁已失。聽得又有兵來。要取徐州。丹托聽報。謂二子道。吾聞趙匡亂為帥。高懷亮為先鋒。與及

手下將士都稱勁敵。此來鋒勢正威。吾兵料不能敵。汝等衆將有何策以待之。衆軍陶榮進道。小將有一計在此。可叫兵士預先將吊橋做活。水中釘了鉄椿。城上伏着弓弩手。倘與周將交戰。誘他過橋。若是步行。可過此橋。如若馬將。跑急勢重。便要連人帶馬。跌下水去。那時鉄椿戮體。箭鏃攢身。憑他蓋世英雄。不怕不死。丹托聽了大喜。連稱妙計。正言間。忽報周兵已至。丹托便差軍士上關嚴守。多備灰瓶砲石。隄防攻城。却說趙匡胤兵至徐州。安營陞帳。衆將參見已畢。匡胤便問誰去取關。先鋒高懷亮出道。小將頭王

頭王願往

匡胤許之。懷亮上馬端鎗。領兵而往。正在中途。過着丹托兵馬。兩下排開陣勢。只見唐陣上丹鑾出馬。懷亮看了。喝聲賊將。留下名來。丹鑾道。俺乃大唐皇帝駕下丹令公之子。丹鑾便是。你何人敢來犯界。懷亮道。我乃周天子駕前橫胆將軍。趙元帥麾下正印先鋒。高懷亮是也。爾是無名小子。休要出來送死。快叫丹托自來領死。丹鑾大怒。舉手中刀。劈面砍來。懷亮挺鎗迎住。一將各施本領。都逞英雄。戰有二十餘合。丹鑾暗思。懷亮名不虛傳。招架不住。回馬便走高。懷亮大喝一聲。賊子往那裡走。一鎗正中丹鑾左脇。

翻身落馬。唐陣丹鳳見了大怒，拍馬向前大罵道：「好賊將，敢傷我兄長，誓不甘休。」撚撻就打。懷亮把鎗往上一只一擡，丹鑿在馬上亂悞，幾乎跌下馬來。復又舉撻來戰，未及十合，懷亮取鞭在手，把鎗架開了。撻照定丹鳳一鞭，正中肩窩，把丹鳳打落馬下。可伶丹托二子，一時間都喪於高懷亮之手。正是：

將軍橫胆誠無敵。

名震寰區戰士寒。

懷亮取了首級，掌鼓回營。見了匡胤，報功不表。且說南唐敗兵報知丹托，丹托大哭道：「正待除滅敵人，不料二子先被高懷亮所害。此恨怎消？」分付軍士收葬。

尸骸一面差人往金陵求救。一面依了計策，連夜安排。次日丹托領兵出城，坐名要高懷亮出來會戰。探子報入營中，懷亮來見匡胤，道：「既丹托如此無禮，小將誓必誅之，以取此關。」匡胤道：「將軍不可親出，恐有計策，尚宜防備。」懷亮不聽，領兵出營。兩下各立陣勢。懷亮一馬當先，大喝丹托老賊快快出來受死。丹托見了讎人，怒氣填胸，大罵道：「你這賊就是高行周之子，怎敢害我二子？我今日親來殺汝，以報吾子之讎。」說罷拍馬提刀來戰。懷亮挺鎗相迎，戰不數合，丹托虛搥一刀勒馬，便走。懷亮心中暗想：「他二子已亡，關

上無人趁此不去搶關等待何時遂發開了馬緊緊
追來丹家敗兵往左右沿河而走丹托自往傍邊小
木橋過去守橋兵登時扯起那高懷亮追到弔橋邊
心下暗喜不分好歹搶上橋來誰知人強馬壯鎗甲
沉重那橋又是枯木朽株預先裝活高懷亮剛到橋
心只聽得一聲响處連人帶馬跌入河中下有鉄椿
上放亂箭可憐蓋世英雄竟死於徐州河下那後面
家將兵丁隨後趕到看見主將中計又不能上前相
救放聲大哭只得回營報知匡胤匡胤大驚不覺流
下衆將聞之亦各傷悲一齊來稟匡胤道某等願同

去攻城拿住丹托與懷亮報讎匡胤依允次日鄭恩
等一千衆將領兵至關下辱罵攻圍丹托在關上看
見周將利害不敢出敵只得緊守隄防匡胤發怒親
督兵士奮力攻打一連攻了數日尚不能下那丹托
與諸衆將商議道周將如此驍勇兼之攻打甚急量
此關將寡兵微終於難守不如棄去此關再圖後舉
何如衆將道合公高見極是我等作速起行於是衆
將各自收拾連夜開城殺出而去周兵追之不及各
自回還城中百姓無主各設香花開關迎接匡胤帶
領衆將進關出榜安民令人收檢高懷亮尸首用棺

木盛殮候班師帶回當又查盤府庫歇馬停兵差人
往南唐探聽消息却說唐主聽報揚滁等地俱失驚
惶無策急召眾臣商議有御史陳景奏道前者差人
議和周主不允以致疆界日促今事已危急徒戰不
利主公可再遣人至周主營中甲詞求和庶兵端可
息唐主聽奏急遣翰林學士鍾謨大理寺李德明二
臣齎表帶着金寶茶葉器皿等物來到滁州報知世
宗世宗知鍾李二人乃舌辨之士必有說辭令將甲
兵陳列兩傍侍立猛將然後召二臣入見那鍾李二
人進帳拜伏於地世宗道汝主自恃唐室苗裔宜知

禮義當與別國不同豈知不能盡以小事大之理反
欲泛海結連契丹抗違天朝汝二人口舌焉能搖惑
朕正欲往觀金陵借府庫以賞軍士此時爾之君臣
能無悔乎一人一言不能答惶恐而退世宗乃親領
大軍征進此時正值深秋天氣但見

落葉飄飄征馬過。

行旌閃閃陣雲高。

車駕至肥橋世宗取一石在馬上持之從軍各取一
石精不可勝犬兵來至壽春城下旨令攻城城上矢
石如雨部將張瓊看見叫道主上且避城上強弩利
害正說間不防一箭射下正中張瓊背上有分叫敵

國推輪重見疆場效命。王師返旆再圖將士宜猷正
是

非懼風塵馬變色。

只緣士卒力多疲。

畢竟張瓊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竇儀承旨查盤。不予給賞。深得奉公盡法之體。且初破城池。卽傾取府庫。與盜掠無異。而乃曰。是非所利。何其言之含融如是也。宜匡亂爲之。嘉嘆而心服也。

殺降屠城。台稱大惡。恩威並用。爲將良材。匡亂之欲盡殺唐將。非去暴也。蓋被擒而未降之屬也。觀趙普所云釋之一字。可見特是趙普以此規勸。足見培植國脉深意。與朝良佐。其羨得人矣。

勿害百姓。果是王師首務。勿掘陵墓。尤見得心深仁。如是行兵。敵國焉有不臣服乎。孟子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是之謂夫。

借陣上王豹之犬。卽便說出孟家庄上之鹿獸。以証獸天然照應。

因鄭恩之得關。匡亂心便大喜。蓋喜其能建功立業也。喜其不致尸位素餐也。自是鄭恩可以

無忝厥職矣。推匡亂之心。其卽柴榮前此薦拔。欲其通顯之心也。彼夫同具此心。而有出於妨。功害能者。何可同年而語也。

自出兵以來。高懷亮尚未立功。故特於鳳翔關。而著其績。斬將一如刈草。取城有似拾芥。於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亦以見懷亮勇敢之風也。

王德威以有憤行刺。固非順民斧鉞之誅。宜所不免。但其言似亦有可取者。蓋圖天下者。圖其民也。圖其民之心也。如不顧其死活。爭地爭城。之是爲則。果上明不知下暗。傷本甚矣。本傷枝

焉能茂乎。則德威行雖不順。言寔可原。是何可以因其人之頑。而并沒其言之善也耶。

懷亮勇健非常。首推當世。非獨斯時君臣所愛。而惜之。卽百世而下。亦莫不稱而羨之。獨惜少年英銳太甚。鮮其涵養審慎之德。以致身遭姦險。命絕危途。誠可惜也。

飛龍傳

第五十八回



韓令坤擒副孟俊

李重進結好永德

詩曰

將軍胆氣豪

竭力守城濠

戎服領忠告

勵卒盡勤勞

豈知勢日促

無奈國已搖

君雖重推轂

天實厭南郊

留此凜烈體

休戚孰堪撓

話說周世宗不允和議率督大軍來取壽春當時兵

至城下。旨令攻城。城上矢石如雨。點打來。部將張瓊見了。慌請世宗退避。不防城上。一箭射來。正中張瓊背上。死而復甦。衆兵救回營中。看時。鏃深透骨。不能拔出。瓊令取酒飲。了一大卮。方令手下人砍骨取鏃。血流數升。至死不變神色。後人有詩讚之。

萬騎南來殺氣高。

臨危於此顯英豪。

鏃深莫出心雄烈。

爲願君王豈憚勞。

却說鍾季二人。回見唐主。奏知世宗不允和議。推其意。只爲主公不肯稱臣之故耳。爲今之計。主公還須奉表稱臣。以安民度。唐主從其言。差司空孫晟禮部

尚書王崇質奉表稱臣於世宗。願歲歲朝周年。年進貢。二臣領旨出朝。至周營見了世宗。俱說唐主願奉聖朝之命。世宗道。此舉朕本要准。只爲劉仁瞻據守秦州。屢抗天命。彼今若肯來降。方允爾議。隨差中使全孫晟等到秦州城下。詔示仁瞻歸欵。仁瞻上城見了孫王二臣。卽戎服拜於城上。孫晟謂仁瞻道。公受國恩。不可投降。仁瞻謝其教。因嚴兵以守之。中使報知世宗。世宗大怒。召孫晟欲斬之。晟道。臣爲唐宰相。豈可令節度使外降耶。世宗嘉其忠。遂赦其罪。遣晟復唐主之命。臨行。世宗謂之道。歸告汝主。早定所議。

勿自取悔辱晟歸告唐主且言世宗本意只欲議去帝號再割六州之地輸金帛百萬庶可罷兵而息戰也唐主急欲議和一一從之復遣孫晟李德明二臣至周營見世宗獻上六州之地以求和世宗道若使稱臣於朕須盡江北之地而後可乃遣孫晟等歸世宗賜唐主書曰

諸郡來獻大兵立罷但去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無逼人於險言盡於此更不煩示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唐主得詔復上表稱臣謝罪李德明稱世宗威德及

甲兵精強力勸唐主割江北之地獻與世宗以圖和好唐主猶豫未決有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微二人素與孫晟李德明有隙因譖於唐主道李德明勸主割地孫晟賣國求榮二人此行必受周主之爵故不忠於朝耳唐主大怒道一豎子何敢欺誑孤耶喝令將孫晟李德明推出斬之孫晟臨刑嘆道臣死不足惜惟受先帝之恩不忍金陵一旦爲周兵所屠言罷行刑有詩嘆之

奉命宣行志亦勤

謗言預入竟難分

請看守土歸中國

惟有東門三尺墳

唐主既斬孫李二臣。卽拜弟齊王李景達爲兵馬大元帥。陳覺爲監軍使。領兵五萬。以拒周師。先着大將陸孟俊領兵一萬。救泰州。旨下。陸孟俊來至泰州。與劉仁瞻合兵固守。聲勢甚大。周兵遁去。孟俊欲進兵。復取揚州。揚州守將韓令坤聞之。無心固守。將欲棄去。世宗聞此消息。大驚道。若唐兵復得揚州。大事去矣。急令元帥趙匡胤領兵二萬屯六合。以援揚州。匡胤領旨。兵至六合。屯札。下令道。揚州兵過六合一步者。斬其足。韓令坤聞令。不敢棄城。遂嚴加防守。世宗復自督兵來攻泰州。劉仁瞻守具甚嚴。周兵連攻數

日不下。因遇秋雨連旬。營中水深數尺。又是糧草不濟。軍心惶惶。世宗與近臣商議。欲暫班師。以圖後舉。馬全義奏道。不可。泰州乃唐之重鎮。劉仁瞻智勇之將。陛下若班師南還。正墮其計。不如且幸濠州。以待諸將進取。自有成績。倘今未集事而歸。彼得躡我後矣。豈得無損耶。世宗從其議。卽駕幸濠州。那泰州城中。聞報周師徹圍而去。諸將皆欲追趕。仁瞻道。汝等不見何廷錫之失壽州乎。周師雖退。非戰敗而還。特因糧草之不繼耳。吾兵一動。必中其計也。衆將歎服。而止時。陸孟俊進言道。公今堅守此城。吾自領所部

兵去取揚州。仁贍道不可。揚州韓令坤驍勇之將。非他人所比。兼之趙匡胤屯兵六合。以爲援聲勢相依。勝負莫卜。不如共守此城。候齊王兵到。然後計議而行。方爲上策。陸孟俊大怒道。若如此遷延時日。畏懼不進。何日克服故土也。遂不聽仁贍之言。自領部兵望揚州而來。離城五里安營。韓令坤聽報唐兵來到。卽忙整兵出迎。兩下擺開陣勢。陸孟俊橫刀出馬。指令坤道。汝周兵不早退走。獨守孤城。直欲吾取汝首級。以獻唐主耶。令坤大喝道。我中國有百萬之師。平南唐於指日。汝尙不自量力。強來戰鬪。我誓必殺汝。

以伸士民之怨。孟俊大怒。掄刀直取令坤。令坤舉刀相還。兩馬相交。雙兵相舉。好一場大戰。有詩爲証。

翻兵遙見漢兵營。

滿谷連山遍哭聲。

兵刃相迎一夜殺。

平明流血浸空城。

當下二將戰到三十餘合。孟俊招架不住。回馬望本陣而走。令坤催動後軍。催殺孟俊。正走之間。忽聽得山後一聲炮响。冲出一員大將。乃是元帥趙匡胤。知得揚州交兵。故引大軍從六合殺來。正遇陸孟俊兵敗。那孟俊見是匡胤。驚得心胆皆裂。那裡敢戰。回馬又走。恰好令坤一馬追到。孟俊措手不及。被令坤生

擒於馬上。唐兵大敗，四散而逃。匡胤見擒了陸孟俊，收兵回六合去訖。令坤亦收兵入城。左右綁進陸孟俊，令坤令置在陷車，解赴世宗處發落。正欲推出，忽被令坤側室楊氏看見，放聲大哭。來見令坤道：「此賊昔日殺我全家百口，今日幸得相逢，望將軍勿解御營，當把此賊碎為萬段，與妾報讎。」言罷又哭。原來陸孟俊當時在馬希烈部下，抄滅楊昭耀家，以其女生得美麗，獻與馬希烈為妾。及韓令坤攻破揚州，希烈又獻與令坤為偏房。今日楊氏聞知，捉了陸孟俊，欲報前讎。故此哭上帳來。韓令坤聽言，即令押回軍前責之道：「汝今日怎不取我之頭獻與唐主，博個節度使耶？既被吾擒，當取汝心肝，荐一盃酒，汝有何言？」孟俊道：「死則死矣，何有言耶？」令坤喝令左右綁在木牀上，剮之。左右得令，一時間將孟俊首身剮割殆盡。後人有詩証之：

恃勇無謀可嘆呼。

一時俘獲倒殘戈。

軍前說話先招讐。

立使臨刑受苦多。

令坤既剮孟俊，軍威大振。消息傳入齊王李景達軍中，大驚不止，乃與部下商議進兵。教練吳用進言道：「韓令坤雄據揚州，趙匡胤兵屯六合，勢相依援。今太

王之兵當從要路而進先攻六合則揚州指日下矣齊王從其言下令兵馬渡長江竟趨六合匡胤聞此消息卽領兵馬離六合二十里設立重柵堅守按兵不動過了數日齊王兵已到於平川之地擺開陣勢匡胤亦領軍來與齊王對陣牙將高瓊拍馬向前道汝唐兵屢敗於我何不早降以救生靈之苦齊王道汝等周兵不知進退妄持強敵侵我封疆今日好好退去可保無傷不然叫汝等死無葬身之地高瓊大怒縱馬搖鎗殺奔南陣齊王背後冲出一將乃是大將岑樓景使一把大刀有萬夫之勇拍馬舞刀與高

瓊接戰兩下金鼓振地喊殺連天二人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南陣吳用見岑樓景戰高瓊不下提斧出馬助戰鄭恩見了大怒冲開坐馬提刀殺入陣中把南兵冲作兩段吳用見鄭恩威猛不戰而走早被鄭恩趕上一刀結果了性命縱馬來攻岑樓景不能抵敵拖刀大敗而走高瓊怒聲如雷殺聲大吼冲入陣來後面匡胤催軍掩殺唐兵大敗死傷極多齊王不敢戀戰與岑樓景冲開血路逃奔野州去了匡胤大勝收軍回營諸將各各獻功匡胤差人至世宗處報捷世宗大喜下令旨駕幸揚州竇儀奏道今兵疲

糧少。南唐屢敗於吾。彼之用兵已無成矣。陛下宜回駕大梁。命大將屯兵於緊要。以爲進取之計。不出數日。彼之君臣必來納款也。世宗准奏。卽日下旨。車駕回京。勅李重進攻圍泰州。張永德屯兵滁州。韓令坤坐鎮揚州。高瓊屯守六合。其餘文武官員隨駕班師。詔旨旣下。諸將各領部兵分遣。次日車駕離唐境。一聲炮响。大小三軍竟往汴梁進發。有詩爲証。

得勝班師已獻俘

將軍預有建功謨。

兵回無阻相迎處。

簞食壺漿遍滿途。

大兵分作三隊。由祥閣而回。不想世宗是夜身體發

侍

熱。遍身疼痛。急宣太醫院看脈。送藥調治。過了兩日。只見週身發出棋子般的天泡瘡來。痛苦難挨。伸吟呼喚。匡胤等衆將寸步不離。左右伏徒世宗道。朕心意悶煩。蒸熱發渴。有甚清潔涼水。取來與朕解渴。匡胤遂分付衆人。四下去尋清潔涼水。衆臣領命。各各提壺執罐。分頭去尋。匡胤自己也帶了銀壺。上馬取路而尋。當時約跑了五六里路。到一山脚邊。漸聞水聲潺潺。急下馬往前看時。乃是一帶山溪。見的清泉十分潔淨。心中大喜。正欲去取。忽見上流頭有二个胖大和尚。遍身破爛。坐在水中洗浴。匡胤道。呀。我幸

而看見若不見時。取了這水。進與聖上。豈非反受其毒。就對和尚說道。汝等出家人。尊奉佛教。方便爲心。怎的把這壞爛身軀。在水內洗淨。但知自己爽利。却不道遺害於衆民。飲之皆受其毒。汝等慈悲之心。豈如是乎。那三个和尚。呼呼笑道。貴人有所不知。我等三人。原非洗浴。只爲被柴王拿去。燒得痛苦。故此在這涼水中浸着。覺得有些好處。匡亂聽畢。猛然驚悟。暗想。這等說來。这三个和尚。莫非就是三尊銅佛。如此顯靈。真令人不可思議。遂合掌說道。阿彌陀佛。我周天子。只爲五代干戈擾亂。欲救生民。故此起兵。勦

除僞命。又因軍士缺少錢糧。無處取給。萬不得已。暫借菩薩金身。權爲救濟。不想造下罪孽。無量無邊。但佛祖當時曾有割肉喂鷹。捨身喂虎之事。伏願推此慈悲。矜蒙赦宥。念周主原係爲民救急。非關昏德荒淫。俟歸朝之日。虔心懺悔。重塑金身。望菩薩容納。那和尚道。這些小事。僧人原也不計。但蒙貴人應許。還我等法像。當得與他醫治了罷。況他還有二年君位。此時未致有傷。只因火熱太猛。聊爲示罰而已。貴人只將此水取去。搽上患處。自然愈好。速請回駕罷。匡亂頂禮拜謝。抬頭起來。不見了三个和尚。心甚驚訝。

慌忙將銀壺舀取溪水。土馬飛行。回至營中。問衆臣道。汝等取水。聖上可曾飲麼。衆臣道。飲雖飲了。只是疼痛不止。此時覺得昏迷。更見沉重。匡胤忙進御營。取過金盆。將水傾出。用孔雀毛攪水。搽勻瘡上。世宗正在昏沉。覺道一時暢快。心地清涼。開眼一看。正見匡胤手執羽毛。攪水搽瘡。只見那瘡。自經這水一搽。即便愈好。真是甘露沁心。手到病除。不一時。遍體瘡。瘳歸於無有。世宗問道。二御弟何處得此仙方。與朕療治。匡胤即將山中尋水。遇見佛祖之事。細細奏明。世宗亦甚驚異。道。佛祖顯靈。原來如是。待朕回京。當

聞

卽鑄造。二御弟爲朕治疾。功莫大焉。匡胤道。此乃陛下之福。臣何功焉。世宗大喜。卽命發駕回京。大軍在路。自是無詞。駕至汴京。早有在朝文武。迎接進朝。世宗分發衆臣。駕返宮中。朝見了太后。時正宮見駕已畢。聞知世宗在路患瘡。今見龍體遍滿大疤。不覺笑道。陛下遍身鱗甲。切勿飛去。世宗道。前日滿身疼痛。數次昏迷。恨不能插翅飛來相見。因將銅佛鑄錢。及取水遇佛等事。說了一遍。太后道。我兒既有此事。當擇日開工。鑄還法像。我等內宮所有金銀。亦當幫助。俟完功了。愿懺悔。往愆便了。世宗拜謝。與王后辭回。

寢宮當晚無話。再說各家功臣盡都回家歡樂。惟有高懷德悲苦萬分。迎弟棺木搭厰開喪。在朝文武官員俱皆祭奠喪事已畢。歸葬墳塋。此言不表。且說世宗一日陞殿受百官朝賀畢。宣南宋王趙匡胤上殿慰之道。朕自親征南唐。雖未得平服。然屢戰得捷。皆賴御弟之力。其功莫大。朕當酬之。匡胤奏道。此皆陛下鈞天之福。與諸將効命所致耳。臣區區之力。何敢任功。世宗道。御弟勿謙。南宋王乃閑職。不可久居。今加授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其餘從征諸將。各有封賞。高懷亮沒於王事。封贈忠勇侯。其下軍

士盡行給賞。當時匡胤謝恩已畢。因荐趙普有大用之材。宜當重任。世宗卽封普爲節度副使。是日君臣朝散。數日後有張永德表奏李重進停畱怠緩。不肯進兵。實有反叛之心。奏上。世宗對衆臣道。知臣莫若君。李重進忠勤其職。焉有反心。此特永德之捕風捉影耳。朕若下詔慰諭。反啓其疑。莫若故爲不知。徐觀進取。何如耳。衆臣道。主上之論甚善。世宗卽匿其事不問。却說李重進軍中。已知永德表奏之事。重進乃單騎至永德營中。軍士報知永德。永德問道。他帶多少人來。左右道。只單騎耳。別無隨從。永德遂乃出迎。

重進下馬與永德挽手進營。一人相見賓主而坐。永德分付部下擺酒款待。從容宴飲。酒至半酣。重進謂永德道：「吾與公以肺腑之交，爲國家大將，同心共濟，何用相疑？昔戰國時，藺相如與廉頗，後私讎而先國難，人皆慕其義。今吾與公，幸得相與笑談，敢不效藺廉之風，而多所猜忌耶？」永德拱手道：「小第之過，今知罪矣。由是二人之疑，永釋兩軍，亦各相安。」有詩爲証：

單馬趨營智識高，一時論說怨頻消。
心交義合相歡洽，應是周王重俊豪。

此時南唐主探聽張李二將交怨，與羣臣商議用反間之計。密地將蠟書送與重進。重進拆開視之，其書云：

將之有權無權，只在時勢。今聞足下受周主之命，屯兵本州，以絕南唐餉運。城孤勢殆，果幸計也。然吾守將劉仁贍，有匹夫不奪之志。且城中府庫充足，嬰城以守。雖來百萬之師，未易窺也。近聞張永德心懷私怨，致書於朝，言足下停兵不進，似有陰謀。朝廷聞之，寧不疑乎？一朝兵權削去，放居散地，誠匹夫之不若矣。何如擁兵自守，爲子孫之計之美也。不然，其肯傾心投款。孤

當以重鎮封足下。決不相負。

重進看罷書，勃然大怒道：「豎子此謀，欲反間吾君臣耶？即令囚下來使，以書呈報世宗。」世宗得書大喜，謂羣臣道：「重進不負於朕，斯言信矣。」羣臣皆稱賀。范質奏道：「帥臣忠勤若此，何患南唐不滅乎？陛下但俟捷音而已。」世宗乃加授李重進為青州節度使。下詔在外將士各宜用命，使臣頒旨，赴各軍宣示，不提只說世宗一日召華山處士陳搏進朝，欲拜為諫議大夫。搏奏道：「臣野心，廉性無志於功名久矣，力辭不受。」世宗問搏以飛昇之術，陳搏奏道：「陛下貴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哉？」世宗道：「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搏道：「堯舜在上，巢由各得其志，世宗知其終不可屈，詔許還山。」陳搏臨行，遺詩一首云：

十年踪跡事。

富貴夢中看。

紫闕誰人管。

陳橋帝子安。

是日所遺之詩，近臣抄錄奏知世宗。世宗看其詩句幽深玄遠，不能參解，遍示羣臣，莫曉其意。世宗命藏之金櫃。俟後參驗，下旨設宴崇元殿，君臣歡飲，宣暢一堂，盡情而散。時趙匡胤父子回府，不料趙宏殷於路中風擡至府中，叫喚不應。匡胤急請太醫看視。太

醫道此乃中風不語急症下藥恐不應驗奈何。匡胤道與其坐視寧可服而勿效。汝但對症下藥決不罪汝。太醫依命遂用牛黃鬱金等藥煎劑灌下。終愈不省人事。病勢轉迫。一面令人覓取沙方。守到五更。趙宏殷命限告終。漸漸氣絕。匡胤等合家大小痛哭不已。入殮諸事不必細表。次日報奏丁憂於世宗。又計首於在朝文武開喪設祭禮懺誦經。照俗行事。世宗命右相王杜代為主祭。衆王侯陪喪。至五七出殯安葬。諸事已畢。匡胤在家守制。按下不題。却說鄭恩自從班師回來與陶如久別彼此羨慕魚水之歡。恩情

倍篤。勝似新親滋味。受享那盃中之趣。裙下之歡。溺愛沉湎。夜以繼日。不覺三月有餘。鄭恩身體發燒。嗽聲不止。飲食減少。坐卧不寧。忙請太醫調治。那太醫軫按脈理。早知其詳。躬身指陳。說出這病源來。有分叫爲貪被底風流。免却行間爭鬪。正是

人生貪甚名和利。樂事何如色與醪。

畢竟太醫說出甚麼病症來。且看下回分解。

孫晟奉主出使不失大體。其教仁瞻以不可開。降尤見忠義本色。唐有如是之臣。其未卽亡也宜矣。

劉仁瞻料敵如神。行事謹慎。果非唐諸將之所匹。何廷錫之失壽州。其明鑑也。而諸將乃能歎服而止。其亦可見謹慎之德。有以裕於已。而及於人矣。

楊氏被害之事。前此未見端倪。而乃於擒獲孟俊之後。開明源委。此乃序事之法。補傳之道也。佛氏清淨無爲。不責報施。何獨於世宗鎔像鑄錢。而微露其報施耶。然而未嘗露其報施也。像已火矣。質之不存。靈將焉附。人自疾也。數當有厄於彼何尤。此其報施之必無也。可知矣。則其

無報施而迹有類於報施者。特因匡亂之取水。見所見而聞所聞。以此附會其說耳。

切勿飛去。恨不飛來。夫婦笑談。亦成理趣。合面言之。總由天泡瘡影目爲鱗甲也。呵呵。

知臣莫若君。世宗此語。道破古來君臣至意。蓋臣之負。不負君。自可辨其情。臣之忠。不忠君。自克知其實。若必因人言之毀譽。而後定若臣之臧否。是敗國之主耳。何足稱知人之明哉。世宗於五代時。爲英哲之主。洵不誣矣。

看李重進單騎至永德營中。孟酒笑談。追踪廉

飛龍傳

第五十九回

劉仁瞻全節完名

南唐主臣伏貢獻

詩曰

南伐旋師大華東

天書夜到冊元功

將軍舊歷三司貴

相國新兼五等崇

鶴鷺欲歸仙仗裏

熊羆還入禁營中

長漸典午非材職

得就閑官即至公

右錄韓愈回軍詩

話說鄭恩自班師以來因其久曠未免與陶如重叙



升前全傳
歡洽倍篤恩情。不料酒色過度，漸住疾病，忙請太醫官看視。太醫官道：「此是七情過傷，虛水旺火之症。當用滋腎平肝，清金益水之劑，可保無傷。大要只以保養為主，但能清心寡慾，靜養葆元，再加以祛痰湯藥，則可愈矣。」鄭恩大喜，分付左右送出太醫官，自此靜住府中，安心保養。凡服藥調治進食，添衣皆是陶妃親身伏侍，寸步不離。不說鄭恩在府養病，且說李重進督兵攻打秦州，城中自被周師圍困，已及二年。此時糧草缺乏，軍民饑苦。劉仁瞻差人告急於齊王齊王差大將許文錐、朱元領兵運饋至紫金山下寨。朱

元進策道：「周兵勢銳，兼之李重進智勇兼備，用兵如神。今知我救兵來到，彼乃預先退離以待之。此必胸有成策，不可不防。為今之計，可築甬道數里，以遏其衝。則吾運糧便捷，而可免敵人之算。此乃兵家之要法也。」元稹依其計，即發兵築起甬道，連綿數十里。軍士往來運糧，直抵秦州城。果然利逸，早有哨馬報入。重進軍中，重進對曹英道：「唐軍長驅而來，又築甬道以運軍糧，公等何策以禦之？」曹英道：「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吾兵雖少，當出奇兵以破之。」重進道：「公言正合吾意。」遂喚牙將劉俊，分付道：「汝引步兵五千，出秦州

之南待後兵一出兩下夾攻。冲破其營。敵人必亂矣。劉俊領計去了。又令曹英領兵埋伏於紫金山北首。重進分撥已定。次日領兵向紫金山而來。兩軍相撞。門旗開處。閃出許文稹。橫刀勒馬立於陣前道。汝等周將攻擊秦州兩年不下。費力久矣。何不退兵。免遭擒戮。重進大怒。掄刀直取文稹。文稹揮刀相迎。兩下金鼓喧天。搖旗吶喊。二將戰有一百餘合。未分勝負。南陣冲出一將。名叫邊高。拍馬挺鎗前來助戰。重進力敵二將。全無懼怕。忽周陣中一聲炮响。振動山岳。正東一彪軍齊起。劉俊橫刀躍馬。從唐陣後殺來。唐

擊

兵大敗。朱元忙上前來迎敵。刺斜裏曹英一騎又到。從南冲入陣來。文稹見勢不好。回馬便走。曹英阻住去路。邊高奮力來迎。不一合。曹英手起刀落。劈邊高於馬下。文稹見失了邊高。冲圍殺奔北門。劉仁瞻城上看見。領兵殺出。救入城中去了。重進奪了營寨。分兵據守。文稹大敗。進城計點軍士。折了大半。羞慚無地。劉仁瞻道。君且與朱將軍守城。明日吾當親出與李重進決一死戰。許文稹道。且慢。公若強戰。必難保守。待等主師到來。再作商議。劉仁瞻從其言。悉力拒守。然因國事艱難。忿恨憂鬱。遂染成疾。其子劉宗來

進

見父親道兩軍相遇戰勝者為奇。父親力守孤城未嘗有挫。今日添兵助將反有倒戈之辱。兒願今夜出城去劫周營以雪此恨。劉仁瞻大驚道。汝劫營未慣。安知兵法。我為主將尚不敢僥倖成功。汝係年幼無知。怎敢妄行險事。徒喪其命。此計不用。遂喝退劉宗。不想是夜劉宗竟領部兵二千開東門泛舟渡淮。去劫周營。誰知兵未至營。却被李重進遊兵所擊。殺得大敗而回。次日劉仁瞻聞知其事。命左右推出斬首。監軍周廷構上前力救道。小將軍雖失一陣。然為國家出力。欲建功耳。並非自為望明公赦之。仁瞻不聽。部下諸將俱皆跪勸。只是不依廷構。無法奈何。只得使人求救於劉夫人。夫人謝道。妾非不愛吾子。奈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移。君今日寬宥其罪。便是劉氏不忠。妾與劉公何以見眾將士乎。急令斬之。眾將盡皆感泣。有詩為証。

闕外元戎號令明。

忠勤寧肯遂私情。

竟將愛子殉軍法。

憤志於斯一念貞。

却說齊王李景達聽知許文稹大敗。欲起傾國之師來救太州。李重進聞此消息。與眾將議道。唐之援兵甚多。太州未便即下。況且我軍糧草不繼。難與戰爭。

不如奏知主上。以圖計取。我等且駐兵於此。以示久遠。於是具表。差人奏上。世宗。世宗得奏。猶豫未決。是時李穀有疾在家。世宗遣范質。王樸。就其第宅問之。李穀道。太州圍困。破在旦夕。若聖駕親臨。將士用命。則泰州指日下矣。范王二人。將李穀之言。奏知世宗。於是世宗意決。下詔興師。攻取太州。仍命趙匡胤爲元帥。以統諸軍。是時趙匡胤守制在家。迫於王命。只得應旨。又爲鄭恩告病。言鄭恩前次出兵。隨征辛苦。班師以來。得病在家。至今尚未痊愈。不能從征。世宗准其告病。恩免出征。當時匡胤分調出師。命造大船

數百隻。使唐之降卒。教習軍士。水戰數日之後。出沒波濤。縱橫湍浪。勝似唐軍。三月。世宗車駕出大梁。命王環領水軍五萬。自汴河沿潁入淮。軍聲大振。遠近皆驚。消息傳入南唐。齊王聞之大懼。差人至金陵求救。唐主集羣臣商議退敵之策。太史令呂錦文奏道。南唐與周勢不兩立。大王當起傾國之師。與之迎敵。彼已深入吾地。豈能久駐乎。唐主依奏。命楊守忠領兵五萬。前去迎敵。守忠得旨。即日領兵離金陵。來到紫金山下。寨齊王李景達聞知。救兵已到。自己大軍至淮河口。結營與守忠聲勢相依。城中許文稹。朱元

亦列營於城西。彼此爲犄角之勢。約日出兵。時世宗大兵離太州城千里。安營聽報。南唐起傾國之兵而來。便下令各營將士。齊心努力。嚴整兵戈。次日列陣於太州城下。世宗親自戎裝。全匡亂等一千衆將來。到陣前。南唐楊守忠亦列成陣勢。躍馬舞刀而出。大呼道。吾南唐與汝。兩不相涉。何故連年相爭。以苦蒼生。世宗道。今天下一家。汝至庸愚。敢自霸一方。苦害萬民。朕今天兵到來。汝等知事。當舉兵來降。不失封爵。若再不悟。禍不免矣。守忠大怒道。誰敢先見頭陣。以挫其鋒。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乃牙將張兆仁。手

執大刀。飛馬搦戰。周陣曹英拍馬舞刀抵住。兩下交鋒。戰有三十餘合。曹英賣個破綻。勒馬誘張兆仁來。趕看看將近。揮起大刀。把張兆仁斬爲兩斷。楊守忠見折了張兆仁。心中大怒。自挺鎗來戰。趙匡胤看見。縱赤兔馬。提八環刀。飛出接戰。二將雙器齊舉。兩馬相交。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忽城西許文稹領兵冲入陣來。將世宗軍冲作兩段。李重進恐上有失。拍馬上前攔住。文稹交戰。將至一百餘合。重進輕舒猿臂。將文稹捉過馬來。匡胤見重進捉了許文稹。勒馬遶南陣而走。楊守忠隨後追來。匡胤架起連珠箭射

中守忠坐馬把守。忠跌下馬來。周兵向前捉住。唐兵大敗。殺死極多。朱元見勢已危。棄了西營。領眾沿流而走。王環水軍順流而下。鼓噪直前。齊王聽得唐兵大敗。守忠被擒。不敢迎敵。與陳覺棄船奔歸金陵去了。世宗自將馬軍與諸將夾岸追擊。唐兵溺水死者三萬餘人。周兵大勝。所得船糧盔甲器具不計其數。世宗收軍還營。次日分撥諸將提兵到秦州攻城。劉仁瞻聞救兵大敗。病體更重。監軍使周廷構見周兵攻城甚急。與左騎都指揮章全議道。今主帥病重不能理事。城中被困已久。糧草已無。若不迎降。致生民

變起。反爲不美。公意若何。章全嘆道。我等盡心守城。爲生民之計也。今勢已如此。自當開城投降。以免生靈塗炭耳。二人議論相合。乃詐作劉仁瞻降表。次日眾將挾了仁瞻開城以降。世宗親至帳中。慰勞良久。仁瞻垂頭不語。世宗嘉其忠義。賜賚甚厚。復命左右扶入城中養病。仁瞻義不苟取。扶歸府中。世宗下旨大赦州縣囚徒。百姓有受唐王之書保聚山林者。悉令復業。其民隱之。尙有未便者。着有司官一一條陳。奏聞。又下詔封授仁瞻爲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仁瞻不受。是夕卒於城中。進爵爲彭城郡王。時唐主聞

仁瞻死甚加痛惜。遣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爲忠正軍。以旌仁瞻之節。有詩讚云。

固守孤城忠不回。

兵窮糧盡病相催。

惟公一死真無愧。

千古聲名顯似雷。

時太州因被困二年。民人絕食。世宗下詔。開壽州倉庫賑濟飢民。百姓得食。歡聲載道。四月。世宗合諸將進攻濠州。濠州守將黃天祥聽得周師來到。急領兵三千出城迎敵。兩軍對圓。北陣上劉俊橫刀大叫。唐將早早獻關。免受屠戮。說罷。縱馬而來。南陣黃天祥大怒道。貪心無厭之徒。敢又來犯我城池。即舉起手。

中鎗拍馬直取劉俊。劉俊掄刀來迎。兩下交鋒。這場好殺。有詩爲証。

暮雨旌旗濕未乾。

殘烟衰草日光寒。

沙場達旦連宵戰。

只見番兵空馬鞭。

二人戰不數合。正東上一聲炮响。匡胤一騎殺來。把天祥預備的水寨打破。焚其戰船。一時煙氣蒸天。紅光遍野。黃天祥見失了水寨。無心戀戰。急勒馬退走回城。李重進劉俊等追趕。會合匡胤。水陸夾攻。黃天祥禦敵不住。引敗殘兵退守羊馬城去了。匡胤得了濠州。迎駕入城。因又進言道。唐軍敗北。勢如破。

竹。數日之後，迎刃而解。陛下不必親行，以胃矢石。且
扎御營於此城，待臣與諸將直搗金陵，擒取唐主，以
靖南方。世宗大悅，道全賴二御弟等盡心輔朕。於是
匡胤與李重進合兵，先攻羊馬城。城中聞此消息，盡
皆驚惶。時水軍元帥江顯明列戰船數百，陳營於渙
水之東。知濠州有失，正欲救應，却遇黃天祥殺敗來
見。說周師勢銳，不可抵當。江顯明道：吾與公列水陣
於渙水南岸，以禦周兵。一面申奏主上，提兵來救。庶
不至彼之猖獗也。天祥大喜，既與顯明列二營於南
岸，擺齊戰船，橫浮渙水，堅不可入，牢不可破。匡胤兵

馬已到渙水，隔岸列成陣勢，乃與步軍使高瓊商議
道：南軍阻水列營，意我不能便渡此河。汝可引兵一
千，繞岸登進，候至明日黃昏，放起一把火來。岸軍一
失，水軍自慌，吾引軍對岸殺來，必獲大勝。高瓊領令
而行。次日午後，匡胤領兵斬寨而出，分付諸將傳弓
弩手，亂箭射住水軍。那些水軍遮箭不及，怎敢出戰。
因此周師渡過渙水，竟趨南岸。黃天祥見周師登岸，
大驚不迭，領所部兵來迎。正遇匡胤兩馬相交，兵器
並舉，戰不數合，天祥敗走。此時正近黃昏，忽聽南陣
一聲炮响，搖旗插鼓，火把通紅。正遇狂風大作，顯明

營寨盡被延燒。唐兵大亂。自相踐踏。顯明見勢不好。即棄營逃走。恰遇高瓊殺來。阻住去路。顯明心慌。放馬欲逃。不期馬失前蹄。一交翻下。被高瓊趁手一刀。斬爲兩截。部下盡數投降。高瓊遂與匡胤合兵攻殺天祥。天祥料不能勝。抽出寶劍。自刎而死。正是

可憐節義英雄士。

只見空鞭匹馬回。

水軍見主將已亡。降的降。走的走。一時干淨。匡胤得勝。威聲大振。遠近皆驚。於是會合李重進軍馬。直犯泗州。分門攻擊。守城官范載。知勢難支。開門納款。匡胤入城。禁約部兵。不許搶擄。擾害民間。如違斬首。兵士聞令。整肅而入。百姓盡皆歡悅。正是

王師遍處施仁義。

黎庶歸芸如故常。

十一月。匡胤兵取通州。守將郭延。與部將孫信等議。道周兵勢盛。難與爭鋒。不如歸降。方爲上策。諸將皆稱其善。郭延道。誰可作降表。孫信道。參軍李廷鄒。可作降表。郭延命廷鄒爲之。廷鄒道。二公乃唐之宿將。屢受國恩。且通州城郭堅固。糧草充足。正可以攬住周師。或戰或守。以盡臣職。豈可不爲備敵。先爲不義之行耶。郭延道。吾豈不知。但時勢如此。徒勞無益。公合且順天心。以救生靈之塗炭也。廷鄒堅執不肯。孫

信以刀脅之道。公不識時務。執意不從。吾先斬汝首。然後迎接周師。廷鄒大嘆道。大丈夫以忠義自誓。豈懼一死。吾安肯以堂堂之身。從汝狗彘偷生於世間。而作降表乎。孫信大怒。一刀將廷鄒殺死於地。次日舉城降。周有詩証之。

男子要爲天下奇

忠心不屈貫清微。

未經草表先喪命

徒向階前血染衣。

匡胤既得通州。長驅直進。兵至楚州。有防禦使張彥卿。堅城固守。周兵攻圍四十餘日。再不能下。世宗聞之。自領大兵前來監督。匡胤見駕。奏道。楚州守將張

亂

彥卿深得民心。爲之死守。是以臣等不能卽克。近聞城中糧草不繼。臣與諸將合兵擊之。早晚可破也。世宗道。御弟可分付諸將。各皆用心。朕當照功陞賞。決不負也。匡胤受命。次日即與李重進等分門攻打。將士齊心。軍兵奮力。自早至午。只見城西北角。早坍了一闕。曹英身先士卒。手執鸞牌。提劍鼓勇登城。把守城軍亂砍下面。軍士蜂擁上城。唐兵遮攔不住。各自下城逃命。曹英開了西門。衆兵齊進城中。鼎沸起來。張彥卿見周兵已至。即與都監鄭招業領兵拒敵。鄭招業殺奔南門。正遇李重進奮勇而來。不待交戰。一

刀劈个正着招業翻於馬下。李重進大殺唐兵。往東門而來。張彥卿見勢已急。無可挽回。仰天嘆道。今日得報我王矣。遂掣出寶劍。自刎而死。手下部兵一千餘人。盡皆自殺。有詩爲証。

固守堅城勢不回

推恩部下氣相隨

天心已去身全節

義過田橫不泯墜

匡胤既得楚州。隨與李重進收兵屯扎。迎駕入城。出榜安民。開倉賑濟。於時周兵勢盛。所到莫敵。消息傳入金陵。唐王太懼。飲食俱廢。如坐針氈。又恥降號稱臣。乃傳位於太子安異。遣使奉表。臣事中國。計南唐

取

所管地界止有廬州舒州。勸州黃州。四郡未下。差使表奏世宗。獻其地土。乞求罷兵。世宗取表視之。見其言詞哀切。情意惻怛。遂言道。朕本意只取江北而已。今唐主既能奉國納降。復何言哉。乃賜答唐主書云。大周皇帝書達唐主。朕興師非爲貪求土地。殘害人民。寔以天下一家。各守封域。以撫治人民。永享安靜和平之福。將子子孫孫。寔加賴之。通好方新。書之更不多及。

差使領書回金陵。見唐主看書。心始感激。遂仍差使奉表來謝。其表云。

休

唐國主臣李昇謹頓首拜表上皇帝陛下。臣遣
臣陳覺奉表天朝。欽奉詔書。林兵息戰。允許和
好。容小國仰天。涵地育之德。臣不勝啣感。謹獻
江北四州。每歲納貢銀一百萬。以供土國歲時
之用。昧死謹言。伏候赦書。

世宗得表。羣臣稱賀。江北悉平。共得十四州。六十縣。
復賜唐主書。諭自今以後。朕已罷戰。不須傳位。賜錢
宏俶。高保融等。犒軍錢帛數十萬。唐主仍差平章馮
廷獻。銀錢茶穀。共二百萬。赴御營前。犒軍。世宗待之
甚厚。馮廷復命。稱世宗之德。於是唐主傾心。臣伏於

周有詩為証

大將南征擁戰旂

歸降納土建功奇

欲知邊境生民恨

烽火年來望眼迷

世宗喜南方平定。下令班師還京。各營得令。無不歡
欣。明日拔寨起行。正是

天子預開麟閣待

祇今誰數貳師功

駕返汴京。世宗論功封爵。給賞三軍。大開龍宴。慶賀
功臣。自是君臣勤政。百姓安樂。置兵戈而不用。漸見
太平之象矣。一日世宗於文書中。得一木簡。長三尺。
上寫着檢點作天子五字。世宗駭異。察其所置之人。

竟不可得時張永德爲殿前都檢點。世宗心疑。遂命趙匡胤代之。顯德六年。調回征蜀將帥王景。向訓等。時有近臣奏道。昨夜樞密使。昌邑侯。王樸卒。世宗聞奏。親臨其喪。慟哭數日。悲不能止。仰天嘆道。天不欲朕致治。耶。何奪朕之速也。命具衣冠。以王侯之禮葬之。文武百官俱皆送葬。汴京百姓。感念王樸平日待民如子。皆悲哀祭獻。罷市三日。如喪考妣。有詩爲証。

深明術數佐皇家。

輔治新君謀遠誇。

正值昇平身已故。

黎民千古盡吁嗟。

却說南唐主順中國之後。與羣臣議貢獻之禮。宋齊

邱奏道。昔日後漢主登極之時。主公曾獻女樂數十名。以免數年之擾。今議貢禮。亦可獻美貌聰明者。獻與中國。勝似金玉玩好之物。且吾江南得有泰山之安矣。唐主道。吾觀世宗。乃英明之主。非比尋常。倘其不納。是無功而反獲罪矣。齊邱道。美色人人所愛。漢帝未嘗不英明。不聞棄逐而臨我不測也。望主公速即行之。必無他慮。唐主依議。即令中官。選取美女。中官領命。選得美女二人。一名秦若蘭。一名杜文姬。送入唐主。唐主見二女。果然丰姿出衆。美貌動人。即差禮部尚書王崇質爲使。送二美女前往中國。貢獻崇

質領命。安備車馬。即日離金陵。前至汴京。近臣奏知世宗。世宗召入殿前。崇質當階朝拜。奏道。小臣奉主命。進獻美女二名。與陛下供優閑之用。現在宮門外。以候聖旨。世宗下旨。宣二美人入朝。伏於階下。世宗舉目觀看。果有國色。遂問其名。崇質奏道。一名秦若蘭。一名杜文姬。世宗大悅。道。名色兩美。足副朕懷。旨令收入御樂院。趙匡胤出班奏道。陛下英明聖德。端理天下。不可受外國之色。若受玉帛。可以供給糧米。可以賞軍。今受女色。是使外邦聞之。皆以陛下爲愛色之君。必致美女日進。而政事怠荒。聖德損壞矣。此

萬萬不可望陛下三思。世宗道。朕自有方略處之。無煩御弟所慮。遂不聽其諫。乃設宴款待崇質。因而問道。汝主近日仍備武事。治甲兵乎。崇質奏道。自歸天朝以來。舉國悉得其主矣。尚何事於治甲修武乎。世宗道。卿之所見甚明。但朕興師征伐。則爲仇敵。今爲一家。汝主與朕大義已定。更無他說。然而人心難料。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告汝主。兵甲城郭。當宜修葺。爲子孫之計。崇質頓首受命而辭。取路回金陵。見唐主。奏及世宗所諭之事。唐主感激。遂令守城官吏。凡城池之不完者。修葺之。戍兵之單弱者。增益之。更

有整理軍伍。按下不題。且說世宗自納美人之後。每名入宮侍宴。日則吹彈歌舞。夜則淫樂歡娛。迷戀情濃。累日不出視朝。凡一切朝政。皆決於范質王溥二人。二人心不自安。約齊羣臣。到趙匡胤府中。商議軍國大事。不爭有此一番議論。有分叫憂國勤民。剔盡怠荒。歸淳化。應天順庶。掃開蒙翳。見重華正是。

披堅執銳于焉釋。

端冕垂裳自是新。

畢竟衆臣議論何事。當看末回自知。

予憶一友講一笑談。有一人患病。延醫診視。醫云。此係酒色過度。名曰雙斧劈柴之症。當謹戒。

修省漸可愈也。病者嘿然。適其妻在側。以怒目視醫。醫會其意。卽餽之云。卽或不然。當先戒酒。病者云。酒果當戒。色所宜先。其妻嘆之云。先生的好言不聽。焉能病好。斯時聽者。莫不譁然喧笑。予獨聞之。而有會焉。夫以天下傷人之具。果不可枚舉。顧其害人之最。爲慘切而無迹者。孰有如色之一端。其禍爲尤絕也。古詩云。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味斯言也。誠有臨深履薄之懼焉。然而世之往往蹈此而不悔者。其故何也。亦惟以情之一字爲之。自暴而自棄。

也。貪一時之樂，遺後日之悲。其禍豈可勝言哉！夫至於溺其情而適足以喪其軀，推此意也。人豈果能害之乎？特人之自害而已矣。故歐陽文忠公云：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此言大可類推也。不然，鄭恩以天星下輔，英雄傑出，一被酒色之所戕，尚至疾病之淹染，則今之人，其所以朝歡暮樂，貪戀而沉溺之者，鮮有不致於戕賊而喪滅者也。吾願天下之人，睹此而急爲自修，蹈此而速宜猛省，常凜如虎如狼之懼，以臻於眉壽之天，則幸矣。

吾嘗論天下之人，多有出於兩截者。以其平居則自命不凡，臨事則逡巡畏縮，言不顧行，行不掩言。是以言忠者未必能忠，言節者不能全節。目爲兩截，不是過也。是豈余敢輕量天下士哉！特以口舌之能，言未必躬行之，克踐也。夫一身許國之謂忠，至死不變之謂節。純乎忠者，克全其節；守其節者，自盡乎忠。二者誠有相須而共濟，並行而不悖者也。則甚矣。劉仁瞻之能全忠而全節也，嬰城固守，法令旣肅於軍兵，違命喪師，誅戮不私於已子。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富貴

不能淫爵祿不足餌自始至終莫非匹夫不奪
之志也其忠風節概篤於己者既裕及於人者
良深故夫人亦得以忠節自勵也夫夫人一婦
人耳而乃明軍法之至公凜名節之不苟循理
行權滅親割愛不迷於事獨斷於衷自古以來
求如夫人之明體達用不私不移者亦已鮮矣
嗚呼萃忠義於一門全名節於夫婦生不愧乎
兵主死無忝於唐臣所謂士窮見節義世亂識
忠臣吾於劉公見之矣

太州之戰唐氣正盛盛不在戰而在三處列營

設爲犄角之勢也方齊王一軍營於淮岸楊守
忠一軍營於紫金山許文禎一軍營於城西布
陣兵如羅網結聲勢若應響其盛如此誠有磨
厲以須之氣矣而以深入重地之周兵臨之者
未有不一敗墮地也無如紫金山之兵甫戰而
遽潰城西之兵再戰而復敗死者死擒者擒掃
盡浮翳幾同破竹而且淮上之軍不戰而走向
之所恃爲犄角之勢者果何如也夫乃知行兵
之道以治心爲先而以養財養力養氣以成之
然後可以無敵於天下此老泉心術之論凡爲

將者所宜熟講也。彼徒事虛文。而以聲勢自恃者。烏足以語此。

於劉仁瞻不受周爵。病卒之後。又有一自刎報國之黃天祥。以繼之。於天祥之後。又有一不作降表。甘心被殺之李廷鄒。以繼之。於廷鄒之後。又有一深得民心。從容自決之張彥卿。以繼之。歷觀忠臣節士。於唐亦復不少矣。而四公忠心貫日。大節無虧。真是千古。以視貪祿臣敵之徒。不亦大可自羞乎。然而竭忠殉國。在四公。祇全臣職之當然。而最難期者。彥卿部下之一千餘

人。盡皆自殺之。爲更烈也。夫四公之盡忠。固其臣職之當然。部下之自殺。乃人情所難必。以人情所難必之事。而竟見之。則部下之一千餘人。豈得以常人目之哉。故大書特書。張彥卿自刎而死。部下一千餘人。盡皆自殺。一以見彥卿忠義及人。涵養之有素。一以見部下薰陶既久。愛慕之無窮也。

世宗得木簡而生疑。非疑檢點之職也。特疑爲檢點之人耳。故以匡亂易之。殊不知疑其檢點。爲天子而易之。厥後仍以檢點而爲天子也。且

疑其檢點之張永德為天子而易之厥後偏以
檢點之趙匡胤而為天子也。世宗蓋止疑永德
作天子而不疑匡胤之作天子也。故易其職欲
不使應其言而孰知易之者正所以應之也。吁
天意之轉移詎可測哉。

嘗觀五代英明之主世宗獨得其首稱。故綱目
予之然猶不免於美色之侵。而一旦溺情而喪
德誠即所謂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也。嗟乎
齊邱之料既已中矣。匡胤之諫復何益耶。

飛龍傳

第六十回

絕聲色忠諫滅寵。

應天人承歸正統。

詞曰

詩章進諫與君聽。意殷勤愛敬。閉邪陳善。焦燎
圓圍。莫非忠蓋。○鴻運將開。人歸天應。見綵樓
佳信。聖人御極。日月爭輝。華夷歡慶。

右調賀聖朝

話說世宗自受女樂之後。迷於酒色。日漸怠荒。一切
政事皆決於范質王溥。二人心懷憂懼。約齊羣臣到

趙匡胤府中。商議道。今主上春秋鼎盛。未建東宮。又受南唐之貢。沉湎酒色。累日不朝。此非經國經民之爲也。公乃國家大臣。未知有何良策。以正君心。匡胤道。吾正爲此事。欲與諸公商議。不意諸公先降。足見忠勤。明日我與諸公入宮合奏。看主上聖意若何。衆皆欣喜而出。次日匡胤同羣臣入朝。至內殿見世宗。奏道。陛下春秋鼎盛。皇儲未立。終日佚樂。關係非小。臣等冒死進言。乞早立皇嗣。以副中外之望。遠色勵治。以昭聖德之休。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世宗道。功臣之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豈能安乎。匡胤奏道。臣

等受陛下厚恩。已是過寵。安敢以子孫受爵爲望。乞陛下從羣臣之諫。以定國計。世宗見羣臣意切。乃旨封皇子爲梁王。冊立東宮。時梁王年方七歲。聰穎過人。當時羣臣謝恩已畢。正欲陳詞。宗心生厭倦。命各暫退。衆臣只得辭

奈世宗曰。事竟至此。意欲明

不悅憤憤不平。只有那等希圖進用
搆求異卉。紛紛進獻。有詩歎云。

異草奇花不足求。

貪淫失政乃爲憂。

嗣君小弱何堪立。

兵變陳橋自有由。

且說鄭恩病愈起來。聞知此事。卽來見匡胤道。二哥。

今主上不理朝政。日夕與美人淫樂。倘外國聞知。干
戈蜂起。民不聊生。此事如何。我與二哥竭力苦諫。不
可坐視。匡胤道。非吾不欲苦諫。奈主上不聽。其如之
何。鄭恩道。近聞聖上命百官獻花。吾與二哥何不以
獻花爲名。內藏諷諫之意。或者少有補益。亦未可知。
匡胤道。此法最妙。次日百官各自進花。匡胤與鄭恩
亦至內苑。直趨花樓。來見世宗。世宗正與二美人酣
飲。見匡胤到來。便問道。二御弟亦來進花麼。匡胤奏
道。比聞旨下。臣等安敢有違。世宗道。卿進何花。匡胤
執梅花近前奏道。此乃江南第一枝。世宗命中官取。

來。供在瓶中。因問道。此花因甚便稱第一。匡胤奏道。此花乃臨寒獨放。幽香潔白。不與凡流並比。芳妍故為第一。臣有一詩。以咏其美。願為陛下誦之。

一夜東風着急吹。

初無心事占春魁。

年年為報南枝信。

不許羣芳作伴規。

世宗聽罷大喜。亦命杜文姬吟詩一首。以讚之。文姬承旨。便吟道。

梅花枝上雪初鎔。

一夜高風激古東。

芳卉池塘冰未薄。

柳條如線着春工。

世宗聽文姬之詩。稱羨不已。忽鄭恩大踏步上樓奏。

道。臣亦有花來獻。世宗命左右取來視之。乃是一枝枯桑。世宗笑道。這是枯桑。二御弟獻他何用。鄭恩道。臣獻此花。與眾不同。沐京城。中若無此樹。則士民凍餓。臣有俗詩一首。敢吟與陛下助興。遂而吟道。

竹籬疎處見梅花。

盡是尋常賣酒家。

爭是沐梁十萬頃。

春風無不遍桑了。

世宗勉強喜悅。賜趙鄭二人酒食。二人飲了幾盃。立於欄杆之外。見獻花者紛紛而進。迨至日暮。世宗謂二人道。卿等此時未歸。有何事議。匡胤奏道。臣等見陛下累日不朝。有荒政事。為此冒死上言。願陛下勿

了把麻誤

自誤

事流連。親臨國政。則社稷有磐石之安矣。世宗道朕
向因干戈擾攘。並無少安。今日稍得閒暇。與二姬賞
玩。聊叙一時之興耳。豈得遽云荒政。且人生在世。如
弱草栖塵。爭榮有幾。况今幸值中平之世。卿等亦得
與親知故舊。暫圖歡樂。以盡餘年。不亦可乎。而乃日
事言詞。徒多鎖屑耶。鄭恩奏道。陛下不聽臣等之諫。
恐有不測。悔之晚矣。世宗不答。拂衣而入。鄭趙二人
出了官門。私相議道。主上荒淫如此。若不設計。勢不
可為。匡亂道。與你同見。范樞密商議可也。二人來見
范質。說知其故。范質道。昨日司天監奏有火星下降。

旨。發該部知道。為今之計。可乘禳災之舉。焚其賞花
樓。庶可以挽回聖上之心。鄭恩道。此計大妙。不可洩
漏。次日密令守宮軍校。準備救火之具。將近二更。鄭
恩躲於賞花樓下。聽得鼓聲聒耳。鄭恩於近宮邊放
起火來。其夜正值東風大起。一時之間。風助火勢。火
逞風威。照耀得滿天通紅。遍苑雪曉。宮官報知世宗
道。行宮火起。世宗大驚。親自看火。只見火已延及樓
閣。鄭恩近前。太喊道。陛下速避火勢近矣。世宗驚慌
無措。鄭恩負了便跑。二姬且哭且行。高聲叫救。忽見
匡亂轉出。叫道。速來速來。二姬只道真心救他。急奔

前來。被匡胤左挾若蘭。右提文姬。向火焰裡。只一拋。可憐。正是。

粉面頓然成粉骨。

紅顏頃刻變紅灰。

此時軍士望見匡胤將二姬燒死。各把水器齊來救滅了火。早見新造宮樓變爲白地。次日匡胤同文武朝見稱賀。世宗問道。二美人何在。匡胤奏道。火勢甚大。莫能相救。想已燒死矣。世宗聞之。痛悼不已。拂袖還宮。羣臣各退。有詩爲証。

忠臣至此亦堪憐。

何事謀姬向火燃。

若使陳橋袍不着。

千年忠義屬誰看。

世宗自被火驚。日日思想二姬。漸成疾病。不能視朝。適鎮軍節度使韓通。因奏邊務事情。聞知世宗有疾。入宮侍問。世宗說知得病之由。韓通奏道。臣聞此舉。皆趙鄭二人所爲。幸陛下善保龍體。不必以二姬爲念。世宗道。朕已知之。然趙鄭實朕之親臣。不忍加罪。韓通謝恩而退。回至府中心下。暗想道。主上倘有不測。朝中惟此二人專權。彼若以舊怨致釁於我。我何能堪。乃召心腹李智商議其事。李智道。君侯公子。尙未婚配。近聞符太師有次女。乃主上親姨。亦未擇配。君侯何不乘此入宮。奏知主上。與之連姻。日後符娘

娘當國。君侯可保無慮矣。韓通大喜道：此計甚妙。次日進宮朝見世宗，奏知此事。世宗道：朕當與子成之。即日召符太師入宮，將韓通姻事說知。符太師奏道：既蒙陛下聖諭，臣安敢有違。奈幼女嬉習未除，尚容再議。世宗允奏。韓符二人辭駕出宮回府。韓通以爲世宗主婚，必然能成，遂乃打點行聘，不提。却說匡胤之弟匡義，因見冬雪初晴，在家無事，帶騎數人出獵於東郭門外，只見有一喜鵲立在靠牆梅枝之上，對了匡義，連叫數聲。匡義彎起彈弓，指定打去。正中那鵲左翼，那鵲又叫了一聲，展起雙翅，竟望符太師的

花園裡飛去了。匡義認得符太師家花園，便令從人停騎園外，自己越牆而進來尋喜鵲。纔行幾步，只見那邊有七八個了髮孩，擁着一位小姐，正從假山石背後而來。匡義進退不及，慌慌張張閃在躲避去處。偷眼看那小姐，年未及笄，生得窈窕娉婷，美貌無比。這小姐不是別人，正是符太師的次女二小姐。那小姐也爲觀玩而來。當時符小姐帶領了髮來至園中，一眼睃去，早見了匡義，便令了髮喚至跟前，開言問道：君是何處人氏？白晝踰牆，有犯非禮，三尺難容。匡義答道：小可乃趙司空之次子。當朝趙檢點之弟，名

匡義因見冬雪初晴。放騎遊獵。偶放一彈。正中喜鵲。飛入小姐家園。小可一時誤進。望乞海涵。符小姐見匡義人物魁梧。殊非凡品。心中已自歡喜。及聽言詞。遜順。聲氣清和不覺目凝神逝。暗自想道。若得此人爲婚。一生之願足矣。又問君年幾何。匡義道。小可年交十九。小姐道。曾娶親否。匡義赧然搖手。以爲未婚。小姐道。君可速去。恐太師知覺。不當穩便。匡義恭身應諾。小姐令侍女開了後門。放他出去。小姐戀戀不捨。以目送之。有詩爲証。

喜鵲連枝墮符園

佳期預報賴他傳

一言竟識非凡品

佇見成姻了宿緣

匡義出得園來。同從騎竟回府中。見了匡胤。備述其事。匡胤道。此天意也。使汝入園而得覩其容。遂卽差人請范樞密到府。分賓而坐。茶罷。匡胤將匡義喚入符太師園中。遇見皇姨之事。說了一遍。故欲相煩。作伐。范質道。此事容易。符太師夫人與下官寒荆。是通家之姻。明日當與令弟求婚。事必諧也。匡胤大喜道。若得事成。必當重報。范質告別回家。次日命夫人郝氏到符府說親。與太師夫婦細述趙公子求親一事。太師道。此段姻緣。極是相宜。怎奈主上先曾有旨。命

許韓通之子爲婚。今日我若許了趙公子，恐違了聖上之旨事。在兩難如之奈何。郝夫人道：趙公子聞他有大貴之相，况兼德行皆全，英才日盛，較諸韓公子不啻天淵之隔。古人云：擇婚以德。若許此人，諒聖上決不爲怪。太師道：此言也是。但韓家先來議親，故難開口。老夫當效古法，於城中高結綵樓，待小女自拋綵綵，看是誰人姻緣，以爲定准。便可使兩家各無怨心。郝夫人道：太師所言甚當。遂別了回府。訢知范質令人報知趙府，過了數日，符太師差人在於大街結起一座綵樓，相約韓趙二家姻事。匡胤知道，乃令匡

義准備。匡義應諾，帶了四五个從人，來到天街，見韓通之子韓松，領了數十名家將，先在等候。又有那些官家子弟，聚齊在樓下觀看。當時等了一回，只聽得樓上鼓樂齊奏。先有一管家人，向着樓外吟詩一首道：

綵樓高結一時新。

天上人間富貴春。

憑語藍橋消息好。

儘教仙子意殷勤。

那管家叫詩已畢，立在一傍。須臾只見許多綵女，正正齊齊，擁着皇姨，於綵樓正中間坐下。舉眼望樓下看時，見樓下看的衆人，都是翹首而望。只見綵樓左

首立着一人。人物軒昂。儀表非俗。又是打扮得濟楚。但見。

戴一頂官樣黑紗中。穿一領行綠青色袄。外罩蜀錦披風。腰繫金線綠帶。足登烏靴。搖曳多姿。原來此人就是心上之人。今日看見。分外英俊。又見那綠樓右首立着韓松。生得卑陋。面如烏漆。背似灣弓。看他打扮。倒也齊整。但見。

戴一頂官樣青絲笠。穿一領黃福紵絲袍。繫一條綠絨金線縵。着一雙黑皂鹿皮鞋。

當下符小姐細觀二人。已判優劣。立起身來。在侍女

手中接過綠絨對天祝拜已畢。執定綠絨。看定了匡義。拋將下來。正被匡義接着。跨上了馬。喜氣洋洋。與從人向南街去了。韓松立在樓下。不飲不保。看者無不恥笑。跟隨人俱各沒趣。擁了韓松上馬而去。回至府中。報與韓通。韓通大怒道。聖上之命。反不及范樞密耶。即令心腹將士。帶領數百勇壯家丁。埋伏於南街要路。等候搶親。不想事機不密。早有人報知匡亂。匡亂便與鄭恩商議。鄭恩道。不須憂慮。我等與從樂人。從小路拾回。待小弟扮做小姐。要他一耍。匡亂笑道。言之有理。遂令從人轎馬抬了皇姨。悄悄的從僻

槍

靜小路。娶到府中。與匡義結親。不表。只說鄭恩扮做新人。前面樂人引導。金鼓喧。襍燈燭輝煌。一行人鬧鬧熱熱。由南街大路而來。只見韓家的埋伏軍士。看見趙府迎娶已到。即時一聲號炮。一齊上前。把音樂隨從人等打散。搶得一乘大轎。自爲得計。抬進韓府。韓通大喜。親自揭開轎簾。只見轎裡踱出一個鄭恩來。高叫一聲韓兄。小弟到此。快備酒來。與你對飲。韓通情知中計。無可奈何。只得陪笑道。老弟若肯開懷。便當款待。鄭恩見韓通反陪笑臉。禮順謙辭。便正色相勸道。韓兄公子。日後自有姻緣。何必爭執。以傷和

氣。言罷辭別而去。韓通只氣得毛髮直豎。憤恨於心。次日入朝。奏知世宗。世宗道。匡亂之弟。亦朕之愛弟也。此事不必深念。倘朝中有相宜者。朕當爲卿議娶可也。因加授韓通爲充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謝恩而出。誰知世宗自得病以來。不能痊愈。延之日久。飲食不進。大勢日危。召范質等入宮。囑以後事。道嗣君幼弱。卿等盡心輔之。昔有翰林學士王著。乃朕之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以爲相。質等受命而出。私相議道。王著日在醉鄉。是個酒鬼。豈可爲相。當勿洩漏。此言是夕。世宗卧於寢宮。駕崩。遠近聞之。無不嗟悼。後

人有詩以美之。

五代都來十二君。

世宗英武更神明。

出師命將誰能敵。

立法均田豈爲名。

本刻農夫崇本業。

銅銷佛像便蒼生。

皇天倘假數年壽。

坐使中原見太平。

世宗既崩羣臣立梁王訓於柩前卽位是爲恭帝文武山呼已畢尊符后爲太后垂簾聽政遣兵部侍郎竇儀至南唐告哀竇儀領命至南唐來正值天寒地冰兩雪霏霏不日到了南唐見了唐主唐主欲於廊下受詔竇儀道使者奉詔而來豈可失其舊禮若謂

待

兩雪俟他日開讀可也唐主聞言拜詔於庭不勝哀感歎徒竇儀而別數日有鎮定報到河東劉鈞結連契丹大舉入寇聲勢甚盛鋒不可當近臣奏知太后太后大驚急叙文武商議范質奏道劉鈞結連契丹其勢甚大惟都檢點趙匡胤可以禦之太后依奏卽宣趙匡胤入朝命爲元帥領兵敵契丹匡胤奏道主上新立在朝文武宜戮力同心共守京城臣當另調澶州等處將帥一同征討是乃萬全之策太后大喜卽下勅旨前去調發張光遠等會兵出征時苗光義自從在王府決數救護匡胤之後一向隱在山中今

見世宗棄世來到京中。見日下又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匡胤親吏道。此天命也。時將至矣。言畢飄然而去。此時各鎮帥臣張光遠羅彥威石守信楊廷翰李漢升趙廷玉周霸史魁高懷德等俱在麾下聽用。當時擇日發兵搖旗吶喊。撞鼓鳴金。一聲炮响。行動三軍。看看來到陳橋。駟軍士屯聚於駟門之外。忽高懷德對衆人道。今主上新立更兼年幼。我等出力誰人知之。不如立檢點爲天子。然後北征。諸公以爲何如。部衛李處道此事不宜預備。可與匡義議之。匡義道。吾兄素以忠義爲心。恐其不從。如之奈何。正言間忽

趙普來至衆人以欲立之事告之。趙普道。吾正來與諸公議此大事。方今主少國疑。檢點合名素著。中外歸心。一入汴梁。天下定矣。乘今夜整備。次早行事。衆皆歡喜。各自整頓軍伍。四鼓聚集於陳橋駟門等候。匡胤起身。便舉大事。此時匡胤身卧帳中。不知諸將所議。天色漸明。部下衆將直入帳中。高叫道。諸將有言。愿立檢點爲天子。匡胤大驚。披衣而起。未及詰問。衆人擁至跟前。石守信竟將黃袍披在匡胤身上。抱住在椅中。衆將山呼下拜。聲徹內外。匡胤道。汝等自圖富貴。使我受不義之名。此何等事。而倉猝中爲之。

問

石守信道。主少國疑。明公若有推阻。而彼豈肯信乎。再要成事。恐亦晚矣。匡胤嘿然不答。匡義進道。此雖人謀。亦天意也。兄長不須疑貳。且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感激如父母。京師天下之根本。願下令諸將入城。不許侵奪百姓。乃爲天下定計也。且苗光義先生前日對人說道。日下復有一日。該哥哥登位無疑。匡胤聽了苗訓之言。如夢初覺。想起前日相面之詞。真是先見。懊悔屢屢失禮於他。遂下令道。太后與主上。是投北面而事的。不得冒犯。羣臣皆我比肩。不得欺凌。朝中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用命則誅。軍士

皆應道。謹受命。匡胤號令已定。遂整隊而回。軍士至汴梁。自仁和門入城。秋毫無犯。百姓歡悅。有詩爲証。

七歲君王寡婦兒。

黃袍着處是相欺。

兵權有急歸幃帳。

那見遼兵犯帝畿。

匡胤既入城。下令軍士歸營。自退於公署。時早朝未散。太后聞陳橋兵變。大驚不迭。退入宮中。范質對王溥道。舉奏遣將面致反亂。吾輩之罪也。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而出。急來與范質議道。彼軍初入民心未定。吾當統領親兵禁軍以敵之。二公快請太后懿旨。佈告天下。必有忠義勤王者相起。則叛逆

之徒一鼓可擒矣。范質依言。人宮見太后請旨。韓通歸至府中。召集守禦禁軍。親隨將校以備對敵。忽禁軍教頭王彥升大怒道。天命有歸。汝何爲自戕其身。卽引所部禁兵來捉韓通。韓通未及相迎。竟被彥升一刀。梟了首級。部下軍兵將其妻妾併次子亦皆殺死。惟長子韓松逃脫。奔人遼邦而去。有詩爲証。

忠於王事見韓通

世宗親征有幾同

欲禦逆謀志未遂

堦前冤血至今紅

匡亂在公署。聞得城中鼎沸。急忙下令禁止。有將捉得范質。王溥等來見。質卽挺身責道。公乃世宗之親

臣言聽計從今。欲乘喪亂而欺孤寡。生心謀反。異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思之豈不愧乎。匡亂掩泪答道。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師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奈如之何。言未已。帳前羅彥威拔劍在手。厲聲說道。三軍無主。衆將議立檢點爲天子。再有異言者。斬王溥等。面如土色。拜於堦下。范質不得已。亦下拜。匡亂親自扶起。以優禮待之。後人有詩以譏范質等云。

國祚旣移宋鼎新

首陽不食是何人

片言不合忙投拜

可惜韓通致殺身

范質等奉匡亂人朝。召集文武百官。兩班分立。翰林

院官捧出禪位詔書令侍郎竇儀宣讀詔曰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檢點。趙匡胤。實上聖之資。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討。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訟獄。歸於至人。應天順人。法堯述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

竇儀讀罷。詔書匡胤就北面聽命。訖宰相扶了登崇

元殿。加上天子冕袞。受群臣朝賀。是爲太祖皇帝。奉周主爲鄭王子孫。世襲其職。符太后遷居西宮。大赦天下。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元年。而周運亡矣。古虞顧充。有歷朝提錄紀之云。

世宗以柴氏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敗漢兵。閱諸軍。乎江北。伐契丹。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抗節而蒙褒。張美以供奉而見踈。馮道以販圖而被棄。威武之聲。真足以砥礪人心。激發一世。近者畏。遠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本務。

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因徒之錄，恤刑也。貸淮南之餼，振貧也。立二稅之限，便民也。注意黎元，留心治道，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爲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顧其亡國，亦若是之速。又何也？豈帝王自有真，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旣出，燭火不容不息乎？

追尊父宏，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尊母杜氏爲皇太后。當時太祖拜於殿下，羣臣相賀。杜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道：「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而反生不樂，何也？」太后道：「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治得其

道，則此位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耳。」太祖拜道，謹受教。遂立賀氏爲皇后，韓氏爲偏宮。杜氏爲西宮。越數日，太祖下詔，加范質、王溥等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第匡義爲殿前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閣學士，論扶立功。以彥溥、慶壽爲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度使之職。以石守信、張光遠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鄭恩、高懷德以列侯並領節度使之職。其餘董龍、董虎、李通、周霸俱爲叅將。詔下，諸臣各各謝恩。時華山隱士陳搏騎馭過汴京，聞太祖登位，拍手大笑道：「天下自此定矣。」吟詩一首云：

夾馬營中紫氣高

屬猪人定着黃袍

世間從此多無事

我向山中睡得牢

吟罷竟自回山不提却說太祖欲以優禮待朝臣深
念韓通之死贈為中書令以旌其忠反加王彥升擅
殺主將之罪雖有幸寬宥之但革其官終身不用後
人有詩歎之云

擅殺之罪不可逃

當初何用進黃袍

功臣既死無由及

後代兒孫竟失褒

從此天下太定仁明之主永享太平飛龍傳如斯而
已終但世事更變難以逆料要知天下此後誰繼當

看北宋金鎗便見源委也後人有詩以咏之

五代干戈未息肩

亂臣賊子混中原

黎民困苦天心怨

胡虜驅馳世道顛

檢點數歸真命主

陳橋兵變太平年

黃袍丹詔須臾至

三百鴻圖豈偶然

觀趙鄭二人以進花獻詩諫正君心固臣分之
當然臣心之宜盡者也而其大要之所歸尤見
一體相關之至意惜乎世宗不納難免美玉之
玷耳

喜鵲報信梅枝送款尋鳥而遇姻緣招親面遂

夙願。世間快事。孰有過於此者。第此等境遇。若入俗手。必作許多男女相悅之語。比睚賣俏之容。遣婢傳詩約期歡會。種種醜態。穢亂掃地矣。烏有如此回之慎重正大者乎。烏有如此回之始終不亂者乎。此其孰得孰失。誰是誰非。有心世道者。必能辨其微者矣。聖上之命。反不及范樞密韓通此言。大有分寸。蓋要言不繁。自是罵盡目無君上之人矣。但其捨親一節。不免孟浪。亦何怪乎被奪其姻。面反中其計乎。吁。此誠不學無術之驗與。

而

匡胤奉命禦狄。貫師扞國。獻善策於太后。定保聚於京城。原其心果忠義自矢之心也。夫豈真欲履中國而踐天子位哉。奈檢點作天子本簡。已示其天心。議立加黃袍。兵變果見其人望。是其天人應響。大命昭然。固莫得推諉而逃避者也。顧其六師所迫。致使慚負天地。則是素負忠義之心之人。竟可爲六師之所主之矣。夫至於六師之所主。則是權不我屬。事在人爲。極之朝易一主。暮更一君。何在不隨六師之愛惡。可以推戴而擁立之耶。此則世事之最險者也。此則

人情之大懼者也。夫然匡亂之爲六師所迫，固
有不得已之心也。所以杯酒以釋兵權，片言而
歸重器，良以黃袍之着不可測，而丹詔之來不
可再也已。

韓通以待衛指揮之職，而欲勵兵以禦推戴之
君，果見忠於故主，名節堪稱。綱目所以太書以
予之惜乎。有志未逮，閤門被害，良可痛也。

范質初受顧命，既翊幼主，舉奏遣將而致反亂。
其自責也甚明，被執挺身而陳大義，其責人也
亦當。則其恐懼下拜，忘舊事新，亦何爲者耶。不

第此也。而且身先羣臣而扶策，號召百官以朝
儀，受新命之榮，居寮案之上，亦何以一人之身
而有兩樣之行耶。夫異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
思之寧不愧乎。彼果自言之，而所以責匡亂之
詞也。奈何自言之，而躬自蹈之。若此哉，則綱目
嚴詞以示貶，有以也夫。

太后以帝位之大，關係治道之得失，此爲君之
龜鑑也。太祖以御極之初，明示功罪之賞罰，此
爲君之權衡也。自是聖母聖子以開其先，宜乎
子孫之享國悠遠也歟。

飛龍一書起迄都有照應收束都有歸結名雖野史法具文規誠有典而有則盡美而盡善者也。是故首回有苗光義之相面末卽有苗光義之指日以結之起有苗光義之來京由於師命末卽有陳搏之騎馭吟詩以結之始有殺女樂一十八口末卽有計然二姬以結之且始以女樂由南唐之所貢末亦以二姬由南唐之所貢以應之如此之類乃一部首尾之照應歸結也。至於一回有一回之照應隔回有隔回之照應物類有物類之歸結人事有人事之歸結種種

妙法不能枚舉惟在閱者靜而識之而已矣

